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

话说马二先生在酒店里同差人商议要替蘧公孙赎枕箱，差人道：“这奴才手里拿着一张首呈黄评：只算是骂。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。银子少了，他怎肯就把这钦赃放出来？极少也要三二百银子。还要我去拿话吓他：‘这事弄破了，一来，与你无益；二来，钦案官司，过司由院，一路衙门，你都要跟着走。你自己算计，可有这些闲钱陪着打这样的恶官司？’——是这样吓他，他又见了几个冲心的钱，这事才得了。我是一片本心，特地来报信。我也只愿得无事，落得‘河水不洗船’；但做事也要‘打蛇打七寸’才妙齐评：此一席话互相吞吐，有不枝不蔓之妙。你先生请上裁！”马二先生摇头道：“二三百两是不能。不要说他现今不在家，是我替他设法，就是他在家里，虽然他家太爷做了几任官，而今也家道中落，那里一时拿的许多银子出来？”差人道：“既然没有银子，他本人又不见面，我们不要耽误他的事，把呈子丢还他，随他去闹罢了。”马二先生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你同他是个淡交，我同他是深交黄评：正要你“深交”，此所以称马二先生。眼睁睁看他有事，不能替他掩下来，这就不成个朋友了。——但是要做的来。”差人道：“可又来！你要做的来，我也要做的来！”马二先生道：“头翁，我和你从长商议，实不相瞒，在此选书，东家包我几个月，有几两银子束脩，我还要留着些用；他这一件事，劳你去和宦成说，我这里将就垫二三十两银子把与他，他也只当是拾到的，解了这个冤家罢。”差人恼了道：“这个正合着古语，‘瞒天讨价，就地还钱。’我说二三百银子，你就说二三十两，‘戴着斗笠亲嘴，差着一帽子！’怪不得人说你们‘诗云子曰’的人难讲话！这样看来，你好像‘老鼠尾巴上害疖子，出脓也不多！’倒是我多事，不该来惹这婆子口舌！”说罢，站起身来谢了扰，辞别就往外走黄评：知他是“深交”，是实心，所以愈要如此做。马二先生拉住道：“请坐再说，急怎的？我方才这些话，你道我不出本心么？他其实不在家，我又不是先知了风声，把他藏起，和你讲价钱。况且你们一块土的人[[1]](#footnote-1)，彼此是知道的，蘧公孙是甚么慷慨脚色，这宗银子知道他认不认，几时还我？只是由着他弄出事来，后日懊悔迟了。——总之，这件事，我也是个傍人，你也是个傍人，我如今认些晦气，你也要极力帮些，一个出力，一个出钱，也算积下一个莫大的阴功；若是我两人先参差着，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。天二评：夹七夹八，不伦不类，活写忠厚人声口。差人道：“马老先生，而今这银子我也不问是你出，是他出，你们原是‘毡袜裹脚靴’[[2]](#footnote-2)，但须要我效劳的来。老实一句，‘打开板壁讲亮话’，这事一些半些，几十两银子的话，横竖做不来，没有三百，也要二百两银子，才有商议。我又不要你十两五两，没来由把难题目把你做怎的？”马二先生见他这话说顶了真，心里着黄评：认真着急，所以为马二先生。道：“头翁，我的束脩其实只得一百两银子，这些时用掉了几两，还要留两把作盘费到杭州去黄评：诚实如此，实可称马二先生。挤的干干净净，抖了包，只挤的出九十二两银子来天二评：马二先生真难得。此事若出二娄、杜少卿何足为异？惟是马二先生，所以不可及。一厘也不得多。你若不信，我同你到下处去拿与你看，此外行李箱子内，听凭你搜，若搜出一钱银子来，你把我不当人。就是这个意思，你替我维持去，如断然不能，我也就没法了，他也只好怨他的命。黄评：如此诚实，子曰行中人其实难得。差人道：“先生，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，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齐评：得风便转，两下都会看眼色，读之可以悟处事之法。黄评：虽是肉做的，只怕没血。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，岂可人不留个相与？只是这行瘟的奴才头高[[3]](#footnote-3)，不知可说的下去？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我还有个主意黄评：知他是真心，立刻改口。又合着古语说，‘秀才人情纸半张。’现今丫头已是他拐到手了，又有这些事，料想要不回来，不如趁此就写一张婚书，上写收了他身价银一百两，合着你这九十多，不将有二百之数？这分明是有名无实的，却塞得住这小厮的嘴，这个计较何如？齐评：差人甚细，又留自己地步。马二先生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只要你做的来，这一张纸何难，我就可以做主。”

当下说定了，店里会了帐，马二先生回到下处候着。差人假作去会宦成，去了半日，回到文海楼。马二先生接到楼上，差人道：“为这件事，不知费了多少唇舌，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，定要一千八百的乱说，说他家值多少就该给他多少，落后我急了，要带他回官，说：‘先问了你这奸拐的罪，回过老爷，把你纳在监里，看你到那里去出首！’他才慌了，依着我说。我把他枕箱先赚了来，现放在楼下店里。先生快写起婚书来，把银子兑清，我再打一个禀帖，销了案，打发这奴才走清秋大路，免得又生出枝叶来。天二评：一番说话，看书的决知真假，马二先生自以为千真万真。然而却说得干净老到。马二先生道：“你这赚法甚好黄评：赚得你好。婚书已经写下了。”随即同银子交与差人。差人打开看，足足九十二两黄评：罪过罪过。把箱子拿上楼来交与马二先生，拿着婚书、银子，去了。回到家中，把婚书藏起，另外开了一篇细帐，借贷吃用，衙门使费，共开出七十多两，只剩了十几两银子递与宦成。宦成嫌少，被他一顿骂道齐评：该骂。“你奸拐了人家使女，犯着官法，若不是我替你遮盖，怕老爷不会打折你的狗腿！我倒替你白白的骗一个老婆，又骗了许多银子，不讨你一声知感，反问我找银子！——来！我如今带你去回老爷，先把你这奸情事打几十板子，丫头便传蘧家领去，叫你吃不了的苦，兜着走！”宦成被他骂得闭口无言，忙收了银子，千恩万谢，领着双红，往他州外府寻生意去了。

蘧公孙从坟上回来，正要去问差人，催着回官，只见马二先生来候，请在书房坐下，问了些坟上的事务，慢慢说到这件事上来。蘧公孙初时还含糊，马二先生道：“长兄，你这事还要瞒我么天二评：句中包含无限。你的枕箱现在我下处楼上。”公孙听见枕箱，脸便飞红了天二评：包含无限。马二先生遂把差人怎样来说，我怎样商议，后来怎样怎样，“我把选书的九十几两银子给了他，才买回这个东西来，而今幸得平安无事。就是我这一项银子，也是为朋友上一时激于意气，难道就要你还？但不得不告诉你一遍齐评：如此存心真是古人气谊。黄评：可感可感。明日叫人到我那里把箱子拿来，或是劈开了，或是竟烧化了，不可再留着惹事！”公孙听罢，大惊，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间，把马二先生捺了坐下，倒身拜了四拜黄评：真是性命之交，该拜该拜。请他坐在书房里，自走进去，如此这般，把方才这些话说与乃眷[[4]](#footnote-4)鲁小姐天二评：鲁小姐不究前情，却亦大方。论理�t鲁小姐亦有失察处分。又道：“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，有意气！有肝胆！相与了这样正人君子，也不枉了天二评：此讲八股之功。像我娄家表叔结交了多少人，一个个出乖露丑天二评：娄家表叔却未宠爱丫头。黄评：一笔便挽到前文，千斤之力。若听见这样话，岂不羞死！”鲁小姐也着实感激，备饭留马二先生吃过黄评：该值多少肉。叫人跟去将箱子取来毁了。

次日，马二先生来辞别，要往杭州，公孙道：“长兄先生，才得相聚，为甚么便要去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我原在杭州选书。因这文海楼请我来选这一部书，今已选完，在此就没事了。”公孙道：“选书已完，何不搬来我小斋住着，早晚请教？”马二先生道：“你此时还不是养客[[5]](#footnote-5)的时候。况且杭州各书店里等着我选考卷，还有些未了的事，没奈何，只得要去。倒是先生得闲来西湖上走走，那西湖山光水色，颇可以添文思。齐评：颇知雅趣。黄评：妙在“添文思”，以诗为杂览也。公孙不能相强，要留他办酒席饯行。马二先生道：“还要到别的朋友家告别。”说罢，去了天二评：此乃不减鲁仲连。公孙送了出来。到次日，公孙封了二两银子，备了些薰肉小菜，亲自到文海楼来送行，要了两部新选的墨卷回去。

马二先生上船，一直来到断河头，问文瀚楼的书坊，——乃是文海楼一家——到那里去住。住了几日，没有甚么文章选，腰里带了几个钱，要到西湖上走走。

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！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，天竺的清雅，只这出了钱塘门，过圣因寺，上了苏堤，中间是金沙港，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；到了净慈寺，有十多里路，真乃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。一处是金粉楼台，一处是竹篱茅舍，一处是桃柳争妍，一处是桑麻遍野黄评：写得出。那些卖酒的青帘高飏，卖茶的红炭满炉，士女游人，络绎不绝，真不数“三十六家花酒店，七十二座管弦楼”黄评：此是雍、乾间西湖，而今已矣。

马二先生独自一个，带了几个钱，步出钱塘门，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，到西湖沿上牌楼跟前坐下。见那一船一船乡下妇女来烧香的，都梳着挑鬓头[[6]](#footnote-6)，也有穿蓝的，也有穿青绿衣裳的，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绸单裙子；也有模样生的好些的，都是一个大团白脸，两个大高颧骨；也有许多疤、麻、疥、癞的。一顿饭时，就来了有五六船黄评：马二先生不看女子，此是记者之词。那些女人后面都跟着自己的汉子，掮着一把伞，手里拿着一个衣包，上了岸，散往各庙里去了。马二先生看了一遍天二评：马二先生实不曾看，休要冤他。不在意里，起来又走了里把多路。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，挂着透肥的羊肉，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、海参、糟鸭、鲜鱼，锅里煮着馄饨，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天二评：此�t马二先生眼睛里、心坎里没齿不忘。黄评：此马二先生必看者。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，喉咙里咽唾沫，只得走进一个面店，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黄评：可怜可怜，是蘧公孙害的。肚里不饱，又走到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，买了两个钱处片[[7]](#footnote-7)嚼嚼，倒觉得有些滋味齐评：古人所云晚食当饱，最是妙法。天二评：处片者处州笋干也。读者往往不解，予闻之我友唐端甫。黄评：体贴至此。吃完了出来，看见西湖沿上柳阴下系着两只船，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：一个脱去元色外套，换了一件水田披风[[8]](#footnote-8)，一个脱去天青外套，换了一件玉色[[9]](#footnote-9)绣的八团衣服；一个中年的脱去宝蓝缎衫，换了一件天青缎二色金[[10]](#footnote-10)的绣衫。那些跟从的女客，十几个人，也都换了衣裳。这三位女客，一位跟前一个丫鬟，手持黑纱团香扇替他遮着日头，缓步上岸；那头上珍珠的白光，直射多远，裙上环佩，叮叮当当的响。马二先生低着头走了过去，不曾仰天二评：可知以前亦不曾看。黄评：低着头不看，可知亦记者之词。。往前走过了六桥，转个湾，便像些村乡地方黄评：是西湖。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[[11]](#footnote-11)，中间走了一二里多路，走也走不清，甚是可厌天二评：马二先生虽在西湖选书，此番还是第一回游湖，故全不知路径。马二先生欲待回家，遇着一走路的，问道：“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？”那人道：“转过去便是净慈、雷峰，怎么不好顽？”马二先生又往前走。走到半里路，见一座楼台盖在水中间，隔着一道板桥，马二先生从桥上走过去，门口也是个茶室，吃了一碗茶。里面的门锁着，马二先生要进去看，管门的问他要了一个钱，开了门，放进去。里面是三间大楼，楼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书，马二先生吓了一跳，慌忙整一整头巾，理一理宝蓝直裰，在靴桶[[12]](#footnote-12)内拿出一把扇子来当了笏板[[13]](#footnote-13)黄评：迂得可敬。恭恭敬敬，朝着楼上扬尘舞蹈，拜了五拜齐评：大有蘧伯玉不欺暗室之意。天二评：历考一等贡生臣马纯上见驾，愿吾皇万岁万万岁！黄评：拜了五拜，不知出于何典。拜毕起来，定一定神，照旧在茶桌子上坐下。傍边有个花园，卖茶的人说是布政司房里的人在此请客，不好进去。那厨房却在外面，那热汤汤的燕窝、海参，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，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黄评：笑杀。然而有得吃，莫忙莫忙。。出来过了雷峰，远远望见高高下下，许多房子，盖着琉璃瓦，曲曲折折，无数的朱红栏杆；马二先生走到跟前，看见一个极高的山门，一个直匾，金字，上写着“敕赐净慈禅寺”，山门傍边一个小门。马二先生走了进去，一个大宽展的院落，地下都是水磨的砖，才进二道山门，两边廊上都是几十层极高的阶级。那些富贵人家的女客，成群逐队，里里外外，来往不绝，都穿的是锦绣衣服，风吹起来，身上的香一阵阵的扑人鼻子天二评：此香作者曾闻之，看书者曾闻之，当时马二先生实未闻之。马二先生身子又长，戴一顶高方巾，一幅乌黑的脸，腆着个肚子，穿着一双厚底破靴，横着身子乱跑，只管在人窝子里撞黄评：令人如见。女人也不看他，他也不看女人齐评：真是两不相干。天二评：好看。看书的又看女人，又看马二先生。前前后后跑了一交黄评：“跑”西湖。又出来坐在那茶亭内——上面一个横匾，金书“南屏”两字，——吃了一碗茶。柜上摆着许多碟子：桔饼、芝麻糖、粽子、烧饼、处片、黑枣、煮栗子。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，不论好歹，吃了一饱。马二先生也倦了黄评：跑西湖倦，至此问以西湖好处，不能答也。直着脚，跑进清波门，到了下处关门睡了；因为走多了路，在下处睡了一天。

第三日起来，要到城隍山走走，城隍山就是吴山，就在城中，马二先生走不多远，已到了山脚下。望着几十层阶级，走了上去，横过来又是几十层阶级，马二先生一气走上，不觉气喘。看见一个大庙门前卖茶，吃了一碗。进去见是吴相国伍公之庙天二评：伏下。马二先生作了个揖黄评：见御书楼拜，伍相国庙揖，斟酌而行。逐细的把匾联看了一遍。又走上去，就像没有路的一般，左边一个门，门上钉着一个匾，匾上“片石居”三个字，里面也想是个花园，有些楼阁。马二先生步了进去，看见窗棂关着，马二先生在门外望里张了一张，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，摆着一座香炉，众人围着，像是请仙的意思。马二先生想道：“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齐评：念念不忘此事。黄评：一定是问功名大事，胸中无二事萦心可知。我也进去问一问。”站了一会，望见那人磕头起来，傍边人道：“请了一个才女来了。”马二先生听了暗笑。又一会，一个问道：“可是李清照？”又一个问道：“可是苏若兰？”又一个拍手道：“原来是朱淑真！”马二先生道：“这些甚么人黄评：这些人先生少会。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天二评：若鲁小姐一流人未必不管功名。平步青评：片石居扶乩一段，本《湖�荚蛹恰罚�乃顺治辛卯事。我不如去罢。”又转过两个湾，上了几层阶级，只见平坦的一条大街，左边靠着山，一路有几个庙宇；右边一路，一间一间的房子，都有两进。屋后一进，窗子大开着，空空阔阔，一眼隐隐望得见钱塘江黄评：是城隍山。那房子：也有卖酒的，也有卖耍货的，也有卖饺儿的，也有卖面的，也有卖茶的，也有测字算命的。庙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。这一条街，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，十分热闹。

马二先生正走着，见茶铺子里一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黄评：此女人没眼色。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，到间壁一个茶室泡了一碗茶，看见有卖的蓑衣饼，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，略觉有些意思。走上去，一个大庙，甚是巍峨，便是城隍庙，他便一直走进去，瞻仰了一番。过了城隍庙，又是一个湾，又是一条小街，街上酒楼、面店都有，还有几个簇新的书店。店里贴着报单，上写：“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《三科程墨持运》于此发卖”天二评：久旱逢甘，他乡遇故，洞房花烛，金榜题名，无如此喜。马二先生见了欢喜，走进书店坐坐，取过一本来看，问个价钱，又问：“这书可还行？天二评：何不云“我就是站封面的”？此句后文补出。黄评：此时有人在旁看着，马二先生未见耳，后文自知。书店人道：“墨卷只行得一时，那里比得古书天二评：是城隍山书贾口气。彼单卖时文夹带新书坊，必无此语。”马二先生起身出来，因略歇了一歇脚，就又往上走。过这一条街，上面无房子了，是极高的个山冈，一步步去走到山冈上，左边望着钱塘江，明明白白。那日江上无风，水平如镜，过江的船，船上有轿子，都看得明白。再走上些，右边又看得见西湖，雷峰一带、湖心亭都望见，那西湖里打鱼船，一个一个，如小鸭子浮在水面。马二先生心旷神怡，只管走了上去，又看见一个大庙门摆着茶桌子卖茶，马二先生两脚酸了，且坐吃茶。吃着，两边一望，一边是江，一边是湖，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，又遥见隔江的山，高高低低，忽隐忽现，马二先生叹道：“真乃‘载华岳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！’齐评：如此佳景入腐头巾目中得其叹赏，正复不易。天一评：作《中庸》的人，亦曾游过西湖！黄评：亦知心旷神怡，但不喜“杂览”，无语可赞，只得道此二语，所谓“添文思”也。笑杀。吃了两碗茶，肚里正饿，思量要回去路上吃饭，恰好一个乡里人捧着许多烫面薄饼来卖，又一篮子煮熟的牛肉，马二先生大喜，买了几十文饼和牛肉，就在茶桌子上尽兴一吃黄评：亏得此一吃，才有力走上去，得遇仙人。吃得饱了，自思趁着饱再上去。

走上一箭多路，只见左边一条小径，榛莽蔓草，两边拥塞，马二先生照着这条路走去，见那玲珑怪石，千奇万状，钻进一个石罅，见石壁上多少名人题咏，马二先生也不看他。过了一个小石桥，照着那极窄的石磴走上去，又是一座大庙，又有一座石桥，甚不好走。马二先生攀藤附葛，走过桥去，见是个小小的祠宇，上有匾额，写着：“丁仙[[14]](#footnote-14)之祠”。马二先生走进去，见中间塑一个仙人，左边一个仙鹤，右边竖着一座二十个字的碑。马二先生见有签筒，思量：“我困在此处，何不求个签问问吉凶？黄评：并不问是何仙，即便求签。正要上前展拜，只听得背后一人道：“若要发财，何不问我？齐评：此话最是入耳。马二先生回头一看，见祠门口立着一个人，身长八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茧绸直裰，左手自理着腰里丝绦，右手拄着龙头拐杖，一部大白须，直垂过脐，飘飘有神仙之表黄评：必须有此相貌，始可做仙人。只因遇着这个人，有分教：慷慨仗义，银钱去而复来；广结交游，人物久而愈盛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卧评】 　　 马二先生赞叹风景，只道得《中庸》数语，其胸中仅容得高头讲章一部可知。 【齐评】 　　 蘧公孙赠银王惠，真乃盛德之事，不谓收藏枕箱，落于差人之手，几致酿成大狱。当其与双红闲话，岂料及此？可见士君子一颦一笑，俱有关系。幸而马二先生曲突徙薪，而差人又尚知轻重，得休便休，化风波于无形。亦不可谓非盛德之报也。

1. 一块土的人——犹如说同在一个地方生长的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“毡袜裹脚靴”——毡袜、裹脚布、靴子都是穿在脚上的，这句话是歇后语，离不开脚、寸步不离，也就是关系密切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头高——居奇，自命不凡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乃眷——乃，可以做“你”讲，也可以做“他”讲，这里的“乃眷”，意思是他的妻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养客——旧日士大夫（例如第十二回讲到的娄氏弟兄），为了标榜好贤，常养些九流三教的人在家里做门客，成为一种风气。这里的养客，就指养门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挑鬓头——以骨针支两鬓使两边隆起的发式。这种式样是当时认为很村、很土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处片——浙江处州（今丽水一带）出产的笋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水田披风——用各色锦块拼合着缝成的女外衣，是明、清流行过一长时期的妇女时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玉色——最浅最嫩的蓝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二色金——用深浅二色金线绣的绣品名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厝基——将棺木放在空地上，暂用砖头或土四面封起来，等待日后下葬，叫做“厝”；这种堆子叫做“厝基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靴桶——就是靴统。从前读书人多穿官靴，统长如现在的长统胶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笏板——古代臣子上朝拿着的手板。有象牙的，也有竹、木的，长二尺六寸，宽约二寸，上窄下宽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丁仙——丁野鹤，元代钱塘人，曾在吴山紫阳庵为道士，传说他后来骑鹤仙去。后人为之建祠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